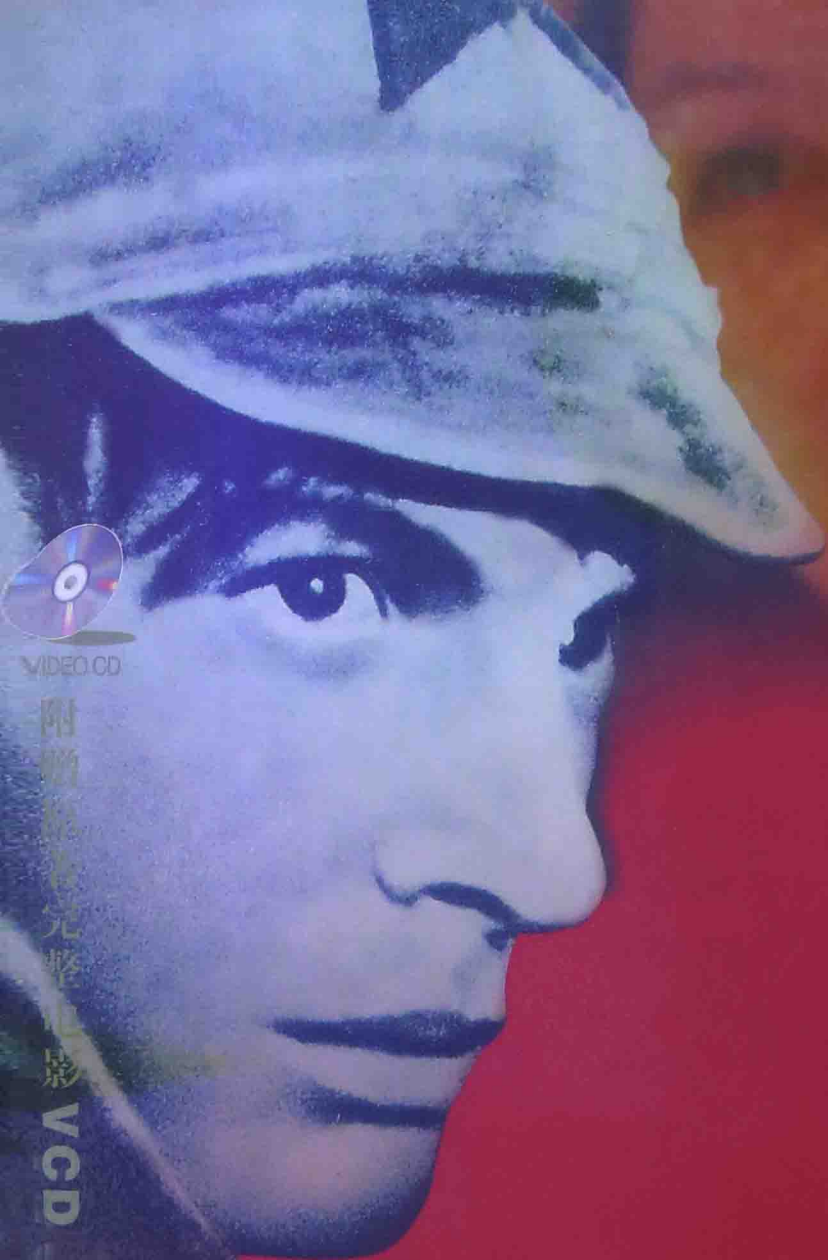




VIDEO CD

附赠原著完整电影
VCD

[苏]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How Does Steel Come into Being

中国致公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How Does Steel Come Into Being

[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张羽太 呼足青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张羽太,呼足青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7辑)
ISBN 7-80179-156-8

I. 钢… II. ①奥…②张…③呼…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286 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译者:张羽太 呼足青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振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43.375

字 数:6324 千字

版 次: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179-156-8/1·007

定价:465.00 元(全二十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一九〇四～一九三六）在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的情况下，于病榻之上完成的不朽之作。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虽然不能说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但作品中确实有大量情节取材于他自身的经历。作者同小说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样，幼年失学，当过学徒、工人，后来又参加了红军，在前线打过仗，受过伤，伤未痊愈就又立即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修过铁路，做过共青团干部，最后双目失明、全身瘫痪。但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并不甘心自己的处境，拿起笔，克服了无法想像的困难，终于创作出版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震撼世界的巨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分别发表在一九三二和一九三四年。小说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震动，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到一九三六年作者去世之前，两年间，这部小说就以各种语言文字再版和重印近五十次之多。据不完全统计，在苏联解体之前，这部巨著以六十一种文字印发了六百多次。可是遗憾的是，苏联解体之后，这部不朽之作和其他歌颂苏联革命与建设的名著一样不再重印出版，甚至有的图书馆将这些作品封存起来。但是，这部巨著早已超越了国界，流传于世界各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公认的教育青年的“生活教科书”。

这篇长篇小说再现了十月革命后第一代苏联青年为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同国内外敌人及各种困难进行

顽强斗争的历程。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在暴风骤雨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保尔·柯察金的形象。小说以保尔·柯察金从一个普通工人子弟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主要情节线索,描绘了俄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经过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到经济恢复时期的广阔历史画卷,这本巨著以跌宕起伏、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歌颂了主人公保尔的高尚情操与顽强毅力,从而教育了全世界亿万青年读者。

第一部

第一章

“节前到我家补考过的，都站起来！”

有些虚胖的瓦西里神父，穿着法衣，在脖子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十字架，瞪着眼睛扫视全班同学。

这时，从板凳上站起四男二女六个学生。神父用两只小眼睛凶凶地看着他们，仿佛要将他们都刺透似的。孩子们一个个都战战兢兢。

“你们给我坐下。”神父朝女生挥了挥手。

她们赶忙坐下，都松了口气。

瓦西里神父用那双小眼睛死盯住四个男生。

“小无赖，自己说谁抽烟了？”

四个男生都压住嗓门回答道：“神父，我们不会抽烟。”神父顿时脸涨得通红。

“混蛋，你们都不会抽烟，那是谁往发面里撒了烟末？不会抽烟？那瞧瞧！把口袋都翻过来，喂，快些！没听见我的话？翻过来！”

三个孩子都动手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神父仔细地查看线缝，寻找细碎的烟丝，但什么都没有找到，便逼视第四个男孩。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蓝裤子，两个膝盖上都打着补丁。

“你怎么变成木头人了？站着一动不动？”

这个黑眼睛的男孩强压住心中的仇恨，轻声地答道：“我没口

第一部

第一章

“节前到我家补考过的，都站起来！”

有些虚胖的瓦西里神父，穿着法衣，在脖子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十字架，瞪着眼睛扫视全班同学。

这时，从板凳上站起四男二女六个学生。神父用两只小眼睛凶凶地看着他们，仿佛要将他们都刺透似的。孩子们一个个都战兢兢。

“你们给我坐下。”神父朝女生挥了挥手。

她们赶忙坐下，都松了口气。

瓦西里神父用那双小眼睛死盯住四个男生。

“小无赖，自己说谁抽烟了？”

四个男生都压住嗓门回答道：“神父，我们不会抽烟。”神父顿时脸涨得通红。

“混蛋，你们都不会抽烟，那是谁往发面里撒了烟末？不会抽烟？那瞧瞧！把口袋都翻过来，喂，快些！没听见我的话？翻过来！”

三个孩子都动手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神父仔细地查看线缝，寻找细碎的烟丝，但什么都没找到，便逼视第四个男孩。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蓝裤子，两个膝盖上都打着补丁。

“你怎么变成木头人了？站着一动不动？”

这个黑眼睛的男孩强压住心中的仇恨，轻声地答道：“我没口

袋！”一边说他一边摸了摸缝死的袋口。

“啊，没口袋！你以为这样我就查不出来是谁搞的恶作剧——糟蹋了发面！你以为这次还可以继续呆在学校里吗？不，小傻瓜，没那么容易了！上次你妈妈要求留下你，这次可别想了。给我滚出去！”他死死地揪住男孩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叭”地一声把门给关上了。

教室里悄然无声，同学们都垂下了脑袋。谁都不知道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这样被赶走，只有保尔的好友谢廖沙·勃鲁扎克明白。那次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同学到神父家补考，在厨房里等候神父时，他目睹保尔把一撮烟灰撒进了神父家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里。

被赶出去的保尔，坐在了门口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他想妈妈在税务官家做厨娘，每天清晨到深夜，对他爱护备至，这下回家怎么向妈妈交待呢。

泪水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我该怎么办？都怪这该死的神父……可我何必又去撒烟末呢？谢廖沙怂恿我，他说：‘来吧，咱们给歹毒的家伙撒一撮！’撒啦。谢廖沙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却被开除了！”

保尔与神父早是冤家。有次他和列夫丘柯夫打架，神父不准他回去，说：“饿他一顿。”有个老师怕他在空教室里捣蛋，把他带进高年级教室里。保尔坐到后面的凳子上面。

这个瘦如枯柴的老师，穿着黑上衣，讲解地球与天体。他讲地球已有好几百万年，月亮也差不多。保尔听着吓得张大嘴巴。他觉得这些内容好奇怪，简直想站起来与老师讲：“《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但一胆怯没敢说，怕挨骂！

神父的圣经课，保尔都得满分。所有祈祷词，新约和旧约，都记得牢牢的。保尔决定向神父问清楚。所以圣经课刚开始，神父刚坐下，保尔就举起了手。他被允许提问：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讲地球几百万年前就存在，而《圣经》上却说是五千……”

但他被瓦西里一声尖叫给打断了。“混账，你扯什么？你就是这样学《圣经》的？”保尔还没来得及辩解，已被神父揪住了两只耳朵，脑袋被撞到墙上。之后，保尔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推到了走廊里。

回到家，他又叫妈妈来学校，求神父准许他回校再念书。从此以后保尔便恨透了神父。确切讲是又怕又恨。他从来难以忍受别人对他的丁点儿侮辱，更忘不了神父残暴的体罚。他把仇恨压在心里并不作响。

后来他又受到了瓦西里神父的歧视和侮辱，每每抓住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被撵出去，连续几星期站墙角，从此不再被提问。于是在复活节前，他才去补考。正是这次，他才在神父家的厨房里，把烟末撒进了做复活节蛋糕用的面粉里。虽然没有被发现，但神父还是立即便猜准了是谁干的。

下课后，同学们在院子里围住了保尔。他紧皱着眉头，闷声不语。谢廖沙并没走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错，却帮不上任何忙！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办公室的窗口探出头来。他低沉的嗓门吓得保尔打了个冷战。“让柯察金马上到我这边来。”于是保尔忐忑不安地朝办公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已上了年纪的人，苍白的脸，浅色的双目灰暗无光。他瞥了一眼站在旁边的保尔：“他多大了？”

“十二岁。”妈妈回答。

“好吧，留下他。但条件是：每月八卢布，当班的日子有饭，干一天歇一天，但可千万别偷东西啊！”

“哪儿会！哪儿会！他不会偷的，我敢保证。”妈妈慌忙说。

“那今天就开始。”老板回头叮嘱耳旁的一个站柜台的女侍：“齐娜，带这小伙子去洗碗间，让弗罗霞派活儿，让他顶格利什卡。”

女侍正切火腿。她放下刀冲保尔示意，穿过餐厅，走向洗碗间的门。保尔和妈妈都紧跟着。妈妈低声嘱咐：“保夫鲁卡，卖力别

丢人!”她用忧虑的眼光送走了儿子，便回去了。

洗碗间很多人正忙着：桌子上是小山似的杯盘刀叉。几个女工不停地擦洗。

还有个红头发的男孩，乱糟糟的头发，在两个大茶炉间忙碌着。他好像比保尔要大。

整个屋子被洗碗碟的木盆里开水冒出的雾气所弥漫。保尔进来连女工的脸都看不清。他傻傻地站着不知该干什么，甚至不知站在哪个地方才好！

齐娜走到一个洗碗的女工旁扳住她的肩膀：“弗罗霞，新的小伙计，顶格利什卡的。”

齐娜回头指着那叫弗罗霞的女工，告诉保尔：“她是领班，听她的指示。”说完便回小卖部去了。

“知道了。”保尔轻声地答道，呆望着领班，等她派活儿。弗罗霞擦着额头上的汗，上下打量着保尔，估摸着他能干什么样的活儿，接着挽了挽滑下的袖子，用异常悦耳的浑厚嗓音说：

“小兄弟，干点儿杂活儿吧，这口大水锅，清早把水烧开，让里面一直有开水。当然还得劈柴，还有这两个茶炉也得管。太忙时，得擦洗刀叉，倒去脏水。小弟弟，活儿够多了，你会忙得满头大汗的。”她满嘴科斯特罗马方言，“a”发得很重。

保尔听着，又见她长着小翘鼻子，脸红通通的，不知不觉有些高兴起来。

“这大婶看上去挺和气。”他暗暗想，便壮了壮胆子问弗罗霞：“大婶，我现在干什么呢？”

听他这么一叫，洗碗间的女工都哈哈大笑起来，把他的话淹没在笑声中。他愣了

“哈哈……弗罗霞有个大侄子……”

弗罗霞自己笑得比谁都厉害。因为屋里都是蒸气，保尔没看清这个十八岁女孩儿的脸。

保尔很难为情，便转过脸问那男孩：“我现在该做什么？”男孩

只是嘻皮笑脸地回答：“问你大婶吧，她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你的。我是临时工。”说完便朝厨房跑去。

这时保尔听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招呼他：“过来帮忙擦叉子吧。你们都笑什么？这孩子讲什么了？拿着。”她给了保尔一条毛巾，“咬住一头儿，拉紧另一头儿，把叉齿在上面来回蹭，一点脏污也不留。这里对这个最计较，老爷们挑得很细，总是翻来覆去地看，叉子有一丁点儿的脏东西，老板娘肯定会立刻把你这个倒霉蛋赶走。”

“什么老板娘？”保尔摸不着头脑，“老板不是个男人吗？”女工们又笑了起来。

“孩子，咱们的老板只是摆设。他是窝囊废，一切由老板娘作主。她现在不在，过些日子便会见到她了。”

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伙计，每人捧着一大堆脏兮兮的杯盘刀叉走了进来。

一个方脸宽肩、有些斜眼的说：

“加紧些干，十二点的那趟车就要进站了，你们还在这儿发呆。”他看见保尔，问：

“你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喂，听着，新来的！”他用粗壮的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把他推到大茶炉前，“这两个炉子你给看好，瞧瞧，已灭了一个，那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算了，再这样就会吃耳光子了，明白吗？”

保尔就此开始了劳动的一生。第一天上工，还从没这么卖力地干过。他知道这不比家里，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这儿要是不听，说不定会给耳光的。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火星从大肚子茶炉下迸出来，这茶炉能盛四桶水。他提起脏桶，倒进外面的水坑里，接着往锅底下添柴，又把湿毛巾放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干了所有的活儿，没停一刻。深夜才拖着乏极了的身子走进厨房。上了年纪的

女工阿妮西娅望着他掩上的门，说：“唉，干活儿像发疯，这孩子挺特别，一定是家里揭不开锅了！”

“对，很懂事，”弗罗霞说，“干活不用假。”

“过几天累坏了，就不会这么干了，”卢莎不以为然，“一开始都这样……”

整整一夜，保尔干得精疲力尽。早晨七点，一个胖圆脸，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保尔便将两只烧开的茶炉交给他。

男孩见什么都已弄妥，茶炉烧开了，便两手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往外挤唾沫，狠天狠地似的白了保尔一眼说：

“喂，傻瓜，明天早晨准六点接班。”

“六点？”保尔问，“七点吧？”

“人家七点是人家，你六点，别啰嗦，再说我立刻叫你脑袋上长包！你小子不开窍，才来就不老实听话。”

交了班的女工兴致勃勃地听两个孩子拌嘴。那男孩的无赖与挑衅很是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恨不得揍他，但怕被开除，就忍住了。虎着脸说：

“你别吼，别吓唬我，小心自讨苦吃。明天我七点来，要打我不会怕你。想试吗？我奉陪！”对方朝开水锅退了一步，瞧着狠狠的保尔，没料到碰上这样一个硬钉子，倒有些茫然失措。

“好，走着瞧！”他有些含含糊糊。

头一天平安无事。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感觉用劳动可挣得工钱，自己已成人了。现在他工作了，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

早晨的太阳正从锯木厂房后再冉升起。很快，保尔的家便显现出来，近在咫尺，就在列辛斯基家后面。

“妈妈大概刚刚起床，我就工作结束了。”保尔加快了步子，一边想一边吹着口哨。“不让我上学也好，反正那混蛋的神父不是好东西，真想啐他一口。”想着想着，他已到了家门口，走进篱笆门，又想：“对，还有那个黄毛小子，一定狠狠地揍他一顿。”

母亲已在院里忙着生炊，看到儿子回来忙问：“怎么样？”

“挺好，挺顺利。”保尔回答。

母亲想要提醒他什么，可他已明白了。透过窗户，他看见阿尔焦姆哥哥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他心里很不平静。

“昨天回来的，留家里不走了，就在机车库上班。”保尔犹豫着推开了房门。

魁梧雄壮的阿尔焦姆坐在桌边，背向保尔。他扭头看着弟弟，浓眉下的眼睛里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哦，会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你可真行啊！”

“他全知道了。”保尔心想。“要挨骂了，或许更糟。”保尔怕阿尔焦姆。

但看起来，阿尔焦姆并不想动手。他坐在凳子上，胳膊肘抵住桌子，望着保尔，说不清那是嘲弄还是鄙视。

“看来你已大学毕业，满腹知识，现在倒起泔水了？”

保尔只低头盯着一块地板，专注地研究着一颗露出的钉子头。可阿尔焦姆从桌边站起来进了厨房。

“看样子不会挨揍了。”保尔略微轻松了一下。

喝茶时，阿尔焦姆心平气和地问清了保尔在学校里所发生的一切。

“你这样乱闹，长大怎么行啊？”母亲忧心忡忡，“看他怎么办？他到底像谁啊？上帝，真让我费尽了心血！”母亲唠叨个不停。

阿尔焦姆推开空杯子，对保尔说：

“好了，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但今后你要记住，小心干活儿别乱耍花样，该干的都干好，要是再被撵走，我可饶不了你。妈妈为你操了多少心！可别到处乱惹事，到处闯祸。从现在开始，必须改好！先干上一年，我会想办法把你弄到机车库当学徒。倒泔水不会有什么出息！一定学会一门手艺。现在太小，一年之后人家或许会要你。我现在转过来了，要在这儿干活儿。妈妈再不用伺候人，见到什么样的人都得弯腰了。可你得千万记住，保夫鲁卡，一

定要好好做人!”

他站起来，挺直了健壮的身躯，穿上放在椅背上的上衣，然后对妈妈说：

“我出去一会儿，一小时左右。”说罢，在门楣前一弯腰，出去了。到了院里，走过窗口时，他又告诉保尔：“给你带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妈呆会儿会给你的。”

车站食堂，白天黑夜一直不断地营业。

这是个五条铁路交轨的枢纽站。车站上总是熙熙攘攘，除非到了深夜，在两班车的间隙才能有两三个小时的安静时间。这里，在车站上，有几十列军车开过，驶向各个方向，来自或奔赴前线。撤下来的是缺胳膊断腿的，送上去的都是大批身穿灰大衣的强壮士兵。

保尔已在这儿熬过了两年。这两年，他只看到了洗碗间和厨房。厨房是个大地下室，忙忙碌碌的有二十多人。十个伙计奔忙于大堂和厨房间。

保尔现在已比过去多拿两个卢布的钱。两年间他个子长高很多，也更结实了。但这期间他吃够了苦头。厨房里当下手，烟熏火燎干了半年，又被赶回洗碗间，原因是做得了主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犟头倔脑的小伙子。若不是干活儿特卖力，他早就被解雇了。保尔能比任何人干得都快却不喊一声累。最忙时，他能端起托盘一步跨四五级台阶，飞似地跑到下面厨房，然后又飞回上边。

每天夜里，等到两个大堂都静下，伙计们就聚集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打纸牌“二十一点”和“九点”，赌得神魂颠倒。保尔经常看到赌台上堆着一沓沓的纸币。但这么多钱并不让他惊诧。他知道伙计一昼夜的班，每人便能挣三十到四十个卢布。小费一次有一个或半个卢布。然后这些人便拼命吃喝拼命狂赌。保尔最讨厌这些人。

“该死的混蛋们!”他暗自寻思，“假如我有阿尔焦姆那般强大，

我肯定要揍扁这些坏蛋，揍扁他们，一定会！”

炉膛里的火苗跳动着，忽明忽暗，成了一条长长的，发蓝的火舌。保尔觉得这是在冲他吐舌头以示嘲讽和讥笑。

屋子里悄然无声，只有炉水的噗噗声和水龙头的嘀嗒声。

克利姆卡把最后一个被擦得锃亮的平底锅放上搁板，双手擦干净。厨房里没别人，当班的厨师正和干杂活儿的女工在更衣室里睡觉。每天夜间，厨房里有三个小时的空闲，克利姆卡都上来和保尔一起打发掉这段时间。厨房小徒工和黑眼睛的小烧水工很要好了。克利姆卡走到上面，看到了蹲在炉门前的保尔。保尔认为一个了不起的高级钳工，每月才挣四十八卢布。这些伙计，他们凭什么一天一夜就赚到这么多？

保尔因此把他们和老板一同认定成是外人，是对头。“这帮下三烂在此伺候人，老婆孩子在城里享福摆阔。”

他们经常把自己的儿子带来，这些小孩儿都穿着中学生的制服；有时也把肥得像母猪的女人带来。保尔总觉得这帮人比老板还阔，还有钱。

夜晚，厨房的角落里，食堂仓库里，经常有些事情发生。保尔对这些事早已习以为常。他明白假如任何一个洗碗工和女招待，敢不收下几个卢布，然后便向当地的权势之人出卖肉体的话，那她们肯定就干不下去了。

保尔清楚地窥见了生活幽深的底层。霉菌的腐烂和泥沼的恶臭混成的气味迎面扑来，他厌恶无比，渴望新的事物，新的生活，新的外面的世界。

阿尔焦姆想让弟弟去当机车库学徒的事没能办成，因为那里不招未满十五岁的孩子。保尔总希望尽快离开这儿，机车库那熏得黑乎乎、大石块堆砌的房子吸引着他。

他经常出现在阿尔焦姆旁边，同他一块儿检查车辆，尽量帮点儿忙。

弗罗霞不再上班之后，保尔就更加憋气和莫名的烦躁了。

这个姑娘很开朗，也很爱笑。自她走后，保尔就更深切体会到自己与她的友谊多深厚了。早上他一到洗碗间，听见那些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吵吵嚷嚷，便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寂寞一份孤独。

夜间稍微清静的一段时间，保尔正往炉子里添木柴。他眯着两眼望了望炉火，炉内往外冒热气，感到很舒服。洗碗间现在没人。

不觉之中，他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他想起了弗罗霞，情景再一次历历在目。

那是个星期六，夜间可以稍稍地歇息一下的时间里，保尔顺着楼梯往下走，要去厨房。拐弯儿的地方，他因好奇而爬上柴堆，想看一看经常聚赌的小储藏室。

那儿的人个个赌兴正高。扎里瓦诺夫坐庄，兴奋得满脸通红。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保尔回头看到是伙计普罗霍尔正朝下走。保尔钻到楼梯底下，等他走过去。楼梯下黑咕隆咚，普罗霍尔看不见他。普罗霍尔拐弯儿往下走去，保尔看到他宽大的肩膀和肥硕的脑袋。

上边又有人走下来，脚步声听起来既轻又急。是一个保尔熟悉的嗓音：

“普罗霍尔，等一等！”普罗霍尔站住了，回头朝上望望。“什么事？”他没好气地问。

脚步声在楼梯上往下移，是弗罗霞。

她扯住伙计的袖子，压低嗓门嗫嚅着问：

“普罗霍尔，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猛地甩开了弗罗霞的手。

“什么？钱？我没给过你吗？”他凶狠地反问。

“可人家给了你三百个卢布。”弗罗霞强忍着，没能大哭出来。

“三百个卢布？”普罗霍尔冷嘲热讽，“怎么，想全要是吗？千金小姐！一个洗碗女工值那么多钱？依我看，五十个卢布足够了。

想一想,你多走运!比你干净的年轻太太,又有文化,也没拿这么多呢!睡上一夜就有五十个卢布,谢天谢地吧。这样傻的客人是不多见的。好了,待会儿我再给你十个,呃,二十个卢布吧。当然别死心眼儿,钱还能挣,我会替你拉客的。”他扔下这最后一句话,转身进厨房了。

“流氓,混蛋!”弗罗霞追着他骂,然后在柴堆上伤心地哭起来。

保尔在楼梯下听到这番对话,又看到浑身哆嗦的弗罗霞——他此时此刻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无法表达。他没有露面也没出声只狠狠地抓着楼梯栏杆,脑海里闪出一个明确无误的念头:“她也被卖了。唉,弗罗霞啊!弗罗霞……”

保尔对普罗霍尔的仇恨更深了,周围一切均让人厌恶,让人烦躁。“哼,假如我能像阿尔焦姆那样就好了,像他那样有力气,揍死这流氓!”这时他发现了一位熟悉的头发蓬松的人影,没有回头就招呼:“坐下吧,克利姆卡。”

小徒工躺在柴堆上,望着不说话的保尔,说:“你在干什么呢?对着火练功啊?”

保尔费了半天劲才把目光从火舌那儿移开。他凝视着走来的克利姆卡,一对黑眼睛又大又亮。但克利姆卡第一次从朋友的眼神中体会出了一种无法言语的悲愁。

“怎么了,保夫鲁卡,怎么怪怪的?”他过了一会儿又问,“出什么事了吗?”

保尔站起来坐到克利姆卡身旁。

“什么事儿都没有,”他瓮声瓮气,“克利姆卡,在这里我感到憋闷。”他的两只手紧紧地捏成了拳头。

“今天你到底是怎么了?”克利姆卡用胳膊支起身子追问。

“你问今天是怎么了?我在这儿干活儿,头一天起就憋闷。你瞧瞧这儿,咱们像牛马一样地干活儿,回报是多少?谁高兴都可以搥你的耳光,而且没人替你拦一拦,老板雇咱们是来干活儿的,他随便指使一个力气大的家伙,就可以揍我们。你拼命干,累得腰酸